教育部第一巡迴戲劇教育隊戲劇叢書之

征夫行

向培良著

國立編譯館藏書
舒新青先生藏書
國立編譯館社會組
國立編譯館社會組藏書

教育部第一巡迴戲劇教育隊印行

征夫行

獨幕劇

向培良作

結髮爲夫婦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
及良時征夫懷遠路起視夜何其參晨皆已
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
手一長嘆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
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

——古詩——

時間：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

地點，開封城內

人物．陸浩如，三十八歲，中學教員，抗戰發投筆從戎，已轉戰數月，現任營附。

諸畹秋，他的妻．三十二歲，左腿因故截去，裝了木足，一個患肺病的婦人。

周媽，將近五十的孤婆，在陸家傭工多年。

馬占魁，三十四歲，陸浩如的勤務兵。

陸浩如的家裏，中人之家的樓房，左後方有洋臺，下臨街道，後右角一門通臥室，右前方一門通樓下，後牆一列書架，滿是書籍，斜對洋臺有一張書桌，前方靠右一點有一張矮圓桌，擱着幾張矮春凳。屋子並不華美，但極整潔，淨無纖塵，可顯得空洞，在空洞中浮着一種枯寂的意味。

開幕時解除警報的尾音可聞。周媽從樓下進來。他是一個收拾乾淨的半老婦人。他推開臥室的門。

周　媽　太太，解除警報放過了。

諸畹秋　（在內）放過了嗎？我好像睡着了一會。

周　媽　炸彈響得這麼厲害，您也睡得着嗎。

諸畹秋　反正一橫心，什麼都不怕，也就不覺得怎麼樣了。你到防

周　媽　空洞去了嗎。

諸曉秋　我就在樓底下停了一會。

周　媽　爲什麽不去呢？

諸曉秋　太太都不去，我去幹嗎。我的命難道比您還大嗎。出來坐坐罷，外面清爽。

諸曉秋　也好。

（諸曉秋上，周媽略予扶掖。這是一個態度比實際年齡老而相貌比實際年齡輕的婦人，家常便服，可非常的整潔。雖則剛睡了起來，還是頭髮一絲不亂，衣服一點摺痕沒有。他是素淨，簡單，明朗，像經秋的溪流，眼睛很大，閃着美麗的光采，同時也給人以憂鬱的感覺。頰上兩朵紅潮，顯然不是康健人所有的。從他的容貌和態度，都可知肺病已深。屋子裏就是她和周媽，兩人相依爲命，她到圓桌

邊坐下，周媽入內。）

諸曉秋　你幹甚麼？

周　媽　我去把床舖疊疊，（在內）剛才炸得那麼厲害，地都震動了，不知道又炸死了多少人。

諸曉秋　爲什麼不丟中我們這個屋子！

周　媽　菩薩保佑，不會有這種事的。

諸曉秋　剛才我好像睡着了，糊裏糊塗做了一個夢（周媽出來）好像在什麼地方，野茫茫的，什麼都沒有。我看見先生，他躺在那兒，叫他全不答應，只望着我笑。我急了，大聲叫喚，一下子自己驚醒了。可並沒有清醒過來，又做了一個夢。夢見我長了翅膀，儘管飛，儘管飛。四周圍又像是雲，又像是霧，又像什麼都沒有。忽然我的翅膀掉了一隻，往下墜。我駭得什麼似的，你就來叫我了。

周　媽　太太想得太多，才做這種夢的。

諸曉秋　我眞的想得太多了——我知道想沒有用，可是我還是想。外面鬧什麼？

周　媽　（走到洋台上去）許多人，抬着洋龍，是去救火的，又是什麼地方給燒着了。

諸曉秋　哎！

周　媽　還有担架啦，抬着人，滿身是血，滿身是土，不知道還活着沒有。哦，還有女人啦！那麼多血，我可不敢看了。（她走進來）世界大了，人遭刼。

諸曉秋　人遭刼，人遭刼！先生可說得拿人力挽囘刼數呢。

周　媽　就是爲了這個，他才拋了您去打仗嗎？

諸曉秋　現在誰都不能只顧自己。像我們這種殘廢人就顧了自己又有什麼用呢。要是我們還能對別的人有點用處，那麼活着

也才有意思。

周媽　你的心太好了。（間）啊，說起來真慘：今天丟了不少的炸彈，不知道炸死了多少人。丟一個炸彈，我就覺得陰慘慘的一陣冷風過去，人家一家子活得好好的，難道還礙了日本鬼子什麼事！平空派來飛機，平空扔下炸彈，不是炸死了父母，就是炸死了兒女。這時候該全城都是哭聲罷。剛才抬過去的人，那麼血肉糢糊的，我看了都想哭。

諸曉秋　周媽，你老埋怨我不該讓先生出去，現在該知道了罷。一則我阻不住他，二則也不應該讓我這種殘疾絆住了有用的人，他出去了，多打死幾個日本鬼子，這兒就少一家人哭了。他去了我自然難過，可是想到這裏，我也就不難過了。（咳嗽）

周媽　您得保重身體。（過去替她搥着撫着，使她平靜下來。）

）我去拿藥給你吃罷，早已經煨好了。

諸 晼 秋　我今天不吃藥。

周　　媽　你又是這麼的！你不應該！

諸 晼 秋　反正藥治不了我的病。

周　　媽　我還是得去把藥拿來。

諸 晼 秋　周媽，周媽，停一會再吃，這可以罷。

周　　媽　停一會您還是得吃。（她走囘來）啊，剛才轟炸，我們這兒都震壞一塊玻璃了。你看滿屋子都是土。（她走過去收拾，拂拭書上的塵土。）

諸 晼 秋　你把那本書放反了。

周　　媽　是。

諸 晼 秋　那些書你還是別動罷，等我自己個兒慢慢淸，要是弄錯了，先生囘來看見會不高興的。

周媽　我好好的擱就是，總得給放成原樣子。我說呀，先生平常挺愛乾凈，有條理，屋子裏的東西擱錯了一個樣子就不喜歡。這些書尤其是他的性命。軍隊裏那兒能夠這樣。先生在軍隊裏的日子也不知道是怎麼樣過的。

諸曉秋　軍隊裏嗎，今天這兒，明天那兒。餓一頓，飽一頓；乾一件，濕一件。平常都是睡的地下，打仗的時候，這都不能夠。

周媽　哎呀，這怎麼過日子！

諸曉秋　人一橫了心，什麼都能夠幹。

周媽　今天鬧了這麼久的警報，大概又不會有信來了，已經是二十——

諸曉秋　到今天二十三天沒接着他的信了。

周媽　菩薩保佑，總不會有什麼別的。

諸晼秋　這個我到放心，大概是忙，火綫上沒有寄信的地方。要是受了傷，到了醫院，準會有信回來。要是——啊——

周　媽　您快別這麼想。您得好好保重身體。先生說不定那一天會回來。他要是看見您瘦了，病成這個樣子，又得耽心。平常您有點什麼毛病，他在學校裏上着課都得抽空子回家看看的。

諸晼秋　現在——從前——周媽，現在跟從前是兩個樣子啦。

周　媽　唔——

諸晼秋　現在是我不罣念他，他不罣念我。

周　媽　太太別這麼說。

諸晼秋　我是說他不應該罣念我，也不必罣念我，我一個人好好地在家裏，幹嗎要他操心？我們這種女人，既然不能自己作點事，就得讓他們放心去作。

周　媽　那麼您爲什麼老是心裏難過呢？

諸曉秋　我嗎，並不難過——

周　媽　您還有甚麼事瞞得過我。

諸曉秋　我慢慢地就會不難過了。啊，周媽！

周　媽　看，您又來了！太太，人的心總是肉做的，得往寬處想。

諸曉秋　我想得透，不過想得透是想得透，作得到作不到可又是一句話。我知道他是爲國爲民出去的。他丟了書不教，丟了安靜的日子不過，爲的那條？我還能拿閑心情去擾亂他嗎！所以每封信我都是勸他往前幹，不要顧我；封封信都說我在家裏的日子過得很好，周媽，燈知道，枕頭知道，你也知道，我心裏很——苦！

周　媽　先生不久就會回來的。

諸曉秋　他回來幹甚麼！我不要他回來。他就是回來了我還得要他

去，要他去打仗！

周　媽　您這是何苦！

諸曉秋　周媽，我有兩個心，一個心要他回來，一個心不要他回來，有了兩個心的人是最苦的。周媽你摸摸看，這裏面跳得多麼厲害，是兩個心在裏面鬧呀！（大咳嗽）

周　媽　您還是糟蹋自己的身體。

諸曉秋　我這種人死了倒乾淨，免得拖累別的人。

周　媽　還是我們粗人好。太太，說起我的事，要哭，眞可以哭出幾石眼淚來。我就不大想啦。看・人家說我們沒有心，是不是？

諸曉秋　唔，沒有心的比有心的還好。

周　媽　是呀，我看人還是糊裏糊塗過日子罷，想的想一些，不想的不想一些，別那麼認眞。

諸曉秋　還是不想的好嗎？

周　媽　我看太太還是搬到漢口去罷，聽說漢口那兒是好地方。

諸曉秋　我嗎，好不到那兒，就是壞也壞不到那兒。我告訴你，周媽，要是我們走了，有一天先生回來，他說過要回來的，看見這兒人去了，屋子空了，書籍傢具都亂七八糟，到處是灰塵，蜘蛛網，他心裏會多麼難過。

周　媽　太太，你別怪，我說呀，警報來了，您又不肯躲，萬一有什麼一差二錯——

諸曉秋　那時候他就會死了心，用不着回來，好一心一意打仗。周媽，我真的不望先生回家來呢。

周　媽　您心裏太難過了，才說這樣的話。

諸曉秋　周媽，你知道先生什麼時候起才愛清靜的？他從前頂好熱鬧，家裏總是有許多朋友，唱呀，鬧呀，喝酒呀，打牌呀

，甚麼都來。

周　媽　那是他年輕的時候。

諸晚秋　與過來。（輕輕地說。）從那件事以後，自從有了那件事以後——往後不久我就摔斷了腿。

周　媽　你從來沒有把那件事告訴過我。

諸晚秋　（說得更低更沉重）我從前有過小孩，我從前曾經有過一個小孩子的。

周　媽　哦，太太！

諸晚秋　我從來沒有給誰說過，就是他知道，那件事太使他傷心了。他非常想有一個小孩子，可是自從那件事以後，他連半個字都沒有給我提過。

周　媽　是的、家裏有一個小孩子才熱鬧。

諸晚秋　一個孩子，一個孩子！呵，別說了罷，那時候我們兩個

人都很年輕，他還在當小學教員，忙得很。我們兩個人都好玩，可沒有時間，等到星期日，我們就得出去玩一整天。有一次我們在鄱陽湖裏划小船，一不小心，我掉到水裏去了。就在那天晚上，周媽，就在那天晚上——

周　媽　碰動了胎氣。

諸曉秋　一個男孩子，已經八個月了，很大的，周媽，很大的一個男孩子。

周　媽　眞是可惜！

諸曉秋　想孩子的話，他以後半個字都沒給我提，可是我知道，他多麼想孩子。過了不久，他要帶學生去旅行，天還沒亮，我起來給他弄點東西吃，那時候還沒有僱人。不知道怎麼樣，我從樓上摔下去，在醫院裏住了幾個月，接上了一條木腿才回來，從此以後，先生的脾氣就變了。他除了教

書，整天不出去，也不約朋友來玩，只是看書，寫文章，家裏也好起整飭來了。以後他升了中學教員，事少一點，在家裏的日子更多，我呢，我就靜靜地坐着陪他，晚上等他睡了以後，我就偷偷地做針線，周媽，你知道我做些甚麼？我做小孩子的衣服，帽子，小鞋，圍裙，甚麼都有，件件都是綉花的，我整整做了一箱子，現在還存着。——可是永不會有孩子了。

周　媽　先生跟你都還年輕呢。

諸畹秋　不會有了，永遠不會有了。我知道—要是我沒有斷腿——

周　媽　有的人子星遲。到四十以後才生頭一胎的也是常事。

諸畹秋　不會有了！（幻夢似地說着）一個孩子，此刻該是十一歲了，會唸書，會寫信給他爸爸，家里熱熱鬧鬧，那樣子先生回來才有意思。現在呢，這麼冷冷清清的，他回來幹

甚麽，還不是成天悶沉沉地坐着嗎。我知道他一看見這個冷清清的家就會難受的，我明明白白地知道，不用他說。讓他在外面更好，就讓他在外面，不要回來，要他守着我這麽一個殘廢人幹甚麽？像這種冷清清的家，只有我這樣殘廢和你這種老孤寡守着才相安，他不應該回來，他最好是不回來！（激烈地咳嗽。）

周　媽　太太，您別這麽傷心，還是去睡睡罷。

諸曉秋　好罷，我去睡，我去睡，反正都一樣。

周　媽　您先去睡，一會兒我把藥溫好了送來吃。

諸曉秋　藥，我不要吃。

周　媽　您先去睡。

（周媽像送一個頑強的孩子似地把她送到臥室裏去了。一會兒她出來，再收拾屋子。她靜靜地做了一會，似乎氣力

周媽　不加，坐下來歇息。她彷彿聽見有聲音，立起來答應。）來了！（沒有動靜）誰？（她走到洋台往下看。）沒有人，我的耳朵聽差了，人一老了就沒有用了。（目視臥室）她說得多麼可憐！明明是想得那麼厲害，口裏可說不要先生回來。唔，不要先生回來！（又開始收拾）這屋子裏，誰都不會來的，比一座廟還冷清。我這樣的孤寡老婆子住在這裏剛好。沒有人會到這兒來的。（她預備下樓去，這一次可眞的有人扣門了。）誰？我的耳朵可眞有毛病了。（門扣得更響，周媽走到洋台上，驚呼。）哦，先生！來了！（一面忽忙下去，一面大聲嚷着。）先生回來了！（周媽下。）

（諸瞬秋從裏面出來，顯然走得很吃力。她一直向通樓梯的門走去，卻在門口立住了。忽然全身一抖，往後退，靠

書桌立着，像要支持自己的身體。她呆立着，直視通樓梯的門，一瞬都不瞬，就像是受了驚的小孩子。

（陸浩如進來，軍裝，少校階級，遍體風塵，面目憔悴，卻是眼光炯炯，精神甚佳。他身材長得很好，就是單瘦一點，不大像行伍中人。寬闊的額，高的眉稜骨，寬大的下顎，牙齒燦白，聰慧的深沉的眼睛。面頰瘦削，看出他勞碌的生活。取去帽子之後，額上有很顯明的一道陋黑紋。他舉動溫文，言詞輕緩，還沒有脫去教師風度。到了感情發越的時候，卻非常激昂。他一進門就在門邊立住了，似乎是遇到了一種不意的遇合、周媽悄悄地跟在後面，一時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話起。）

諸蹄秋　（等了好一歇）啊，你——！

陸浩如　（溫存地走近去，好像是怕驚駭了她）我回來了！我不是

又好好地回來了嗎。

周　媽　太太在家裏多麼罣念你！

陸浩如　我早兩個鐘頭就可以到家的。可惡的警報把我擱在城外面，進不來。

周　媽　先生怎麼多久都不寫信回家呢！太太成天着急。警報來了，也不肯出去躲，就這麼在樓上睡着。剛才還夢見先生呢。

陸浩如　這一個月來，前面打得眞激烈，我差不多成天都堵在火綫上。

諸曉秋　我知道你忙。你在火線上，在戰壕裏，時時有一個大炮彈在你身邊炸開來，冲起滿天的塵土，我都知道。我常常聞見泥土跟火藥的氣味。有時候半夜裏醒過來，就像看見滿屋子都是灰土，就像我站在你的身邊。啊，浩如，你在前

陸浩如　綫殺敵人！

我們整整打了一個月，這一團人簡直沒有休息過。起先是津浦綫側邊，後來轉到隴海綫。天天在運動中間，天天跟敵人拚命打，時常連吃飯睡覺的工夫都找不到。

周　嫣　啊，那多麼苦！

陸浩如　苦？沒有的尋。殺敵人是最痛快的，打仗並不苦。只有毫無抵抗，等着敵人來殺才是苦的。䮒秋，你看我比出去的時候怎麼樣——我是說我的身體。

諸䮒秋　比從前更加強健。

陸浩如　（伸張肢體）我現在三天不睡，兩天不吃，還可以成天跑，跑一百多里。不僅身體，我的精神也強健多了。我們這種人是從火線上鍛鍊出來的。

周　嫣　眞是菩薩保佑，先生打了這幾個月的仗，一點傷都沒有。

陸浩如　在火線上的人，都不把受傷當作一回事。我親眼看見許多受了重傷的人，還在那兒堵着打，一步都不肯退。我從來不會記得我到底是受了傷還是沒有受傷。

周　媽　哦，我只顧聽說話，忘了給先生倒茶水了。樓底下那個兵呢。

陸浩如　叫他先等着再說罷。

（周媽下。）

陸浩如　這幾個月來，把你一個人丟在家裏——

諸曉秋　你是說我一個人在家，會有點寂寞嗎？

陸浩如　曉秋，我時常都是想念你的，就是在火綫上，只要一有閒，也會想到家裏。我差不多準知道家裏什麼時候在作什麼事，知道你在那個房間裏。現在囘來了，看見這些書，這些傢俱，位置一點都沒有變——

諸晼秋　我跟周媽天天收拾。

陸浩如　有時候晚上忽然醒來，簡直會以爲我還在我家裏。——可是爲了民族，爲了保護我們四萬萬同胞的家，我不能不出去——

諸晼秋　你應該出去，我在家裏，也并不寂寞。

陸浩如　唔——？

、諸晼秋　有周媽伴着我——

陸浩如　這是個非常忠心的老婆子。

諸晼秋　還有啦。你以爲只有你一個人在戰綫上嗎！成天成夜，我從沒有離過你的身邊。我聽見吹衝鋒號的聲音。我聽慣了大炮和炸彈是怎麽樣響的，我看見你在前綫上拿着槍指揮士兵，前三天的夜裏，我不知道是醒着還是做夢，清清楚楚，看見你從戰壕裏衝出來，砍開了鐵絲網，往前直跑。

過鉄絲網的時候，有個兵倒在你後面，你還囘頭望了一下。你再衝過去，有三個日本兵倒在你身邊，以後我聽見鐘正敲五下，我就坐起來，不再睡了。

陸浩如　前三天，哦，我們正在蘭封近邊，拂曉攻擊，打得很激烈。哦，我記得了，徐金發倒在我後面，一個上等兵。我們到底把敵人衝退了——這一切都是眞的！

諸曉秋　一定是眞的！你看，留在這個家裏的，不過是我的軀殼罷了。

陸浩如　可憐！曉秋，你是這樣想念我嗎？

諸曉秋　我並不是想念。我一雙眼睛只是釘着你向前進。

陸浩如　我們打仗從來不後退——

周　媽　（進來，攜着茶水）先生，洗臉罷。

陸浩如　我此刻不洗。打仗的人，簡直把洗臉的習慣忘了。（周媽

給他捻一個手巾把子）我們在前綫，跟敵人糾結成一道，那種打法，叫做血肉拉鋸戰。你拉過去，我又拉過來，誰都不肯放手。我們的部隊，敵人的部隊，簡直鬧成一團○，跟下圍旗一樣。我們包圍他們一部份，他們又包圍我們一部份，前面是敵人，後面是敵人，四面八方全是敵人。他們也一樣，四面八方全給我們的部隊包圍着。爲了一個山頭，得反覆衝鋒多少次。我們爭過來，敵人又奪了去，回頭我們又爭過來。一直到我們的死屍跟敵人的死屍，我們的血跟敵人的血混成一團，分不清楚。

周媽　哎呀，打得這麼兇！

諸曉秋　（咳嗽）我的心跳得厲害。

周媽　（走過去，爲之摸撫）太太，您忍住點。

諸曉秋　（站起來，把周媽推開）你別管我！每次在這兒聽到敵人

飛機轟炸的時候，我知道你的機關槍和手溜彈會報復他們的。

陸浩如　你病了，曉秋！

諸曉秋　不要緊，我沒有病，還是從前的一點咳嗽。只要你為國家為同胞在前線打仗，我永不會病的。

陸浩如　你不要怪我不守在家裏，家是要保的，可是只有人人都到前線去才能保全家。我拋棄了家，拋棄了你，到前線去打仗，就可以保全許多人的家室。我們跟所有的人聯合起來，一齊保全大家的家室。

諸曉秋　別只說到我的身上；我又不是小孩子，還顧不了自己嗎。

陸浩如　眞的，我在作戰的時候並沒有時間想到你。只是休息的時候——休息的時候才有點叫人難過。

諸曉秋　為什麼難過呢？要是每個軍人，都思念家鄉，誰來替我們

女人打仗呢！

周　媽　先生，我看您還是找個地方把太太送走罷，這兒太危險了。飛機來了，她又不肯躲。

諸畹秋　城裏的人都走盡了嗎？

周　媽　當然沒有。

諸畹秋　人家也沒走，為什麼我就這麼怕呢？

周　媽　不是說怕。一則太太行動不方便，二則我看每次炸了以後，您心裏總是很難受。

諸畹秋　炸了以後，我總聽見許多人在哭，尤其是那些哭丈夫的，哭女兒的，我怎麼不難受呢。

周　媽　所以我說還是搬走罷，眼不見為淨。

諸畹秋　那怎麼能夠。人家還要到前方拚命呢，我難道聽聽炸彈都不應該。

陸浩如　周媽說的也對•這兒正在疏散人口，不是安全的地方。

諸晚秋　國家到了這步田地，還說甚麼安全不安全。其實也沒有那一處眞是安全的。報上不是說連西安，重慶那些地方都有敵機去轟炸嗎。外面旣無親戚，又無朋友，我娘家也早沒有人了，到甚麼地方去？別的地方，不見得眞的比這兒安全。

陸浩如　老弱婦孺，是應該到後方去的。

諸晚秋　我還不至於成了這麼一種累贅。

陸浩如　你別這麼想，這件事我總得有個辦法，回頭再談罷。我那個勤務兵馬占魁，雖然只是個一等兵，可是老跟我在一道，我們算是同生死共患難的人，你也得見見。

諸晚秋　好極了。

陸浩如　（走到樓門口）馬占魁！

馬占魁　（在下）有！

陸浩如　你上樓來。

馬占魁　是。

陸浩如　好幾次砲彈落在我們近邊。有一次泥土都把他埋了，奇怪，我們兩個從沒有受過傷。

諸曉秋　我知道你是不會受傷的。剛纔我還在給周媽談啦。

周　媽　菩薩保佑！

馬占魁　（上來）營附有甚麼吩咐？

陸浩如　沒事，我叫你到樓上來坐坐。這已經到了我的家啦。

馬占魁　太太！（敬禮）

諸曉秋　先生說你很好，忠心幹，在火線上老是跟他在一道，從不走開。

馬占魁　報告太太，我的職務就是跟營附在一道，我們弟兄們，只

要跟營附在一道心裏就不怕啦。這次打仗，死的雖不少，可是跟營附在一道衝鋒的，一個都沒死，這纔奇怪啦，帶了花的後來也都好了。

陸浩如　勇敢的人在戰場上是不會死的，馬占魁。

馬占魁　是！

諸畹如　浩如，你得洗洗澡，換套襯衣了。

陸浩如　洗澡此刻是不必，襯衣換換到可以。

諸畹秋　我給你做了兩套襯衫褲，我自已縫的，留給你穿。到這兒來。

（陸浩如諸畹秋同入後面的門。）

周　媽　馬大爺，坐坐。你老是跟先生在一道打仗嗎？

馬占魁　對啦。他走到那裏，我走到那裏。那怕是水是火，是大炮口對着。

周　媽　馬大爺打仗多少次了嗎？

馬占魁　我十四歲就當兵，今年三十四歲了，可老是升不上去，還是一個一等兵。打仗，我見得可多啦，這次最痛快，你往前走，敵人就往後退。

周　媽　要是他們也往前走呢？

馬占魁　那就看誰衝得快。

周　媽　日本鬼子可會打仗嗎？

馬占魁　他媽的，大炮眞多，就像我們放機關槍似的成天響，坦克車又多，還有飛機，老是在頭上放炸彈。就是他們的兵不成，一到衝鋒，兩下用手榴彈，用刺刀對打的時候，他們可成了孫子啦。那時候準可以打敗他們。

周　媽　坦克車是甚麼呀？

馬占魁　一種怪模怪樣的汽車，上面有小鋼炮，山也能上，溝也能

過，步槍打他不怕，就那麼橫衝直闖，我們多少弟兄都吃了那東西的虧。後來營附急了，拿七八個手榴彈縛成一串，叫一個弟兄躺在地下，等那東西開到面前，纔對準車頭扔過去，轟隆一聲，一下子車就炸了。再不然就用瓶子裝着汽油，點着了對車上扔，把車子燒了。幹這爾宗的弟兄，十個有九個不能回來，不過我們一個人換他們十幾個人，帶我一部車子，這生意可有得賺的，弟兄們都願幹。

周　媽　馬大爺，你們天天幹殺人的事，心裏不難過嗎？

馬占魁　你那知道，那才痛快呢。你這屋子裏有跳蚤嗎？

周　媽　沒有。甚麼咬了你？

馬占魁　不是，我問問看。有蚊子嗎？

周　媽　有的。

馬占魁　晚上蚊子咬，你一巴掌給打死了。心裏怎麼樣？不痛快嗎

？日本鬼子要來殺我們，吃我們，不打他！哼！我可沒有那麼傻。

周　媽　剛才馬大爺從外面來，看見炸彈都丟了些什麼地方？

馬占魁　我來不及問，只聽說炸彈丟了不少。剛才進城不遠，就看見躺着死人。有一個手給炸掉了，有一個肚子炸破了。還有一個靠牆站着，沒看見那兒有傷，人可斷氣了。大概是給嚇壞了的。

周　媽　我勸太太搬家，她老不信。

馬占魁　不搬也好，沒地方搬啦，到處都在丟炸彈。只有打。日本鬼子欺善怕惡，一打，他們就沒有勁了。你不怕嗎？

周　媽　我怕什麼？我一個孤寡老婆子，反正只有一條命。我們老闆從前也是當兵。民國三年出去，就不見回來，也沒回過一封信。我苦苦地守着一個孩子，想方設計送他到機器廠

裏學徒弟。後來出了師，賺到二十多塊錢一個月了。到十九歲那年，我把歷年存的二百多塊錢給他娶了媳婦，第二年就養了一個孩子。人家都說我苦出頭了。您說是不是？

馬占魁　當然。

周　媽　誰知道老天爺是不由人計算的。你算好了，他老人家偏不答應。一場病，前後才兩個月，他們父子倆都給老天爺叫去了。那時候我好幾次想上吊，又望着我那個媳婦可憐，她可沒做錯事。又過了一年，我把媳婦嫁了，我也想開了，老天爺叫我活着，叫我活着受罪，我還能不聽他老人家的話嗎。從此以後，我就什麼都不怕了。這兒太太待我們好，我就跟着她。別說飛機我不怕，日本鬼子來了我都不怕。你看見過日本鬼子嗎？

馬占魁　看見？我親手殺過的就不少。每個都是兇眉惡眼的，像強

盜。

周　媽　我們先生以前是最溫存的，我來這家多少年了，就沒見過他說過一句重話。如今可變了一個人了。最奇怪的是太太。她在家裏雞都不宰一隻的，說是見了難受。你看她口口聲聲要先生出去打仗，殺人！

馬占魁　這有什麼奇怪。到了那一天，誰都得打仗，殺日本鬼子。

周　媽　眞的嗎？

馬占魁　誰說不眞，要是日本鬼子到了這兒，你打他不過，都得咬他一口罷。

周　媽　這話也對。我可不能讓人家隨便欺侮。

（陸浩如諸畹秋同上。）

陸浩如　現在好了，身子像是輕了許多。我有三四個禮拜沒換衣服了。馬占魁，你去把這兩套衣服都打到包裹。

馬占魁　是。

周　媽　那套髒的先給我洗。

陸浩如　來不及了。

周　媽　怎麼來不及？我此刻就洗，明天一早就都乾了。

陸浩如　不是明天早上的事。

周　媽　先生，你不應該這麼急！

陸浩如　馬占魁，您先下去等我。

馬占魁　是。（敬禮，攜衣下。）

陸浩如　畹秋，我眞對不住你。這次跟部隊經過開封，知道沒有多少時候，本不打算同家的。可是不知道怎麼樣，我總不能把心壓下去，到底還是走來了。部隊也許今天晚上又要開走，所以我得趕五點鐘歸隊。這次同來，不獨於你沒有好處，也許會使你更加難過罷。我眞不應該。

諸曉秋　我常常作夢。夢作慣了，就多作也不要緊。

陸浩如　夢，呵，眞的像是夢呢。我剛走上這個樓，看見什麼都跟從前一模一樣，毫無變更。猛然之間，眞以爲還是在戰壕裏睡醒了的光景。直到你跟我說話——

諸曉秋　浩如，不要緊的。見面的時候雖然短，做夢的時候可長，我們不是每夜裏都可以相見嗎。

陸浩如　你太可憐了！

周　媽　先生，太太眞可憐，就是我這個孤寡老婆子伴着她。這兒既無親戚，又無朋友，太太行動又不方便。萬一眞有了什麼事——

諸曉秋　你不要說空話，周媽。（走過去握着陸浩如的雙手）浩如，我並不可憐。在前線給日本鬼子殺死的有多少孤寡老婆子，有多少年輕女人！你不可憐他們，單可憐我幹什麼！

周　媽　您不能在家裏多住幾天，先把太太送到別的地方去嗎，先生？

陸浩如　部隊是上午到的，我一點鐘動身回來，給警報就誤了兩個鐘頭，按說此刻就該去了。

周　媽　先生，您太狠心了！

諸曉秋　周媽，你不知道。打仗的事大，家裏的事小。我總顧得了自己的。（咳嗽）

陸浩如　我本來打算回家一看就走的。可是我看到你這個樣子，怎能忍心就走呢。開封城恐怕不久要淪爲戰場，太危險了，我得給你找個妥當的地方。我先把你送到鄭州。營部裏叫馬占魁先回去，就說我得送家眷。團長營長對我都好，一定允許的。

諸曉秋　你不應該。

陸浩如　我得先把家室安頓好了，再去打仗，這是誰都不能說不應該的。今天晚上就有車。我們趕快收拾，把你送到鄭州，再轉到漢口。等兩個禮拜，我又可以到部隊裏了。

諸曉秋　在戰事緊急的時候，兩個禮拜，會有多大的變化！你難道就能爲了一個女人，一個殘廢的女人，把你同生共死的伙伴拋開嗎？

陸浩如　曉秋，你說的本對，可是在我這方面，怎麼就能這麼丟開你不管？你的病比從前重得多，你的腿又不方便。

諸曉秋　我還顧得了自己。況且還有周媽。

陸浩如　周媽是個好人，就是年紀也大了。

周　媽　先生，我這幾根老骨頭還健。太太在那兒，我周媽總在那兒。

陸浩如　我總不能放心，團長和營長都知道我的家世。總會原諒我

的。

諸曉秋　團長跟營長也許會原諒你，只是你自己的心未見得會原諒你罷。既然是這樣，你當初何必到軍隊裏去呢！你跟他們生在一道，死也得在一道。

陸浩如　可是你的病這麼重——

諸曉秋　病——病！是的，我有病，醫生說我的肺病已經到了第三期，周媽老照顧我吃藥。病！我也許不久會死的。不過我死的機會比你死的機會總要少得多罷。

陸浩如　我不忍心把病得這麼重的妻子單獨丟在家裏。

諸曉秋　浩如，我是一個殘廢人，對於國家毫無用處，可是我決不能因爲自己的緣故，把一個有用的軍人絆住，叫他臨陣脫逃——

陸浩如　臨陣脫逃！

諸曉秋　你就這麼不去了，誰知道你不是臨陣脫逃？

陸浩如　是的，我得先囘營部裏去一趟再想辦法。

諸曉秋　你得去，你就得去，你得一直到火線上去。我來本沒有想到還可以再見你一面的，今天已經萬分滿意了。反正以後我們在夢裏可以常常見面的。

周　媽　太太不要說得這麼難過！

諸曉秋　（走到洋台邊，倚窗眺望）哦，你看，剛才有敵機扔過炸彈的天空，現在又這麼平靜了，就像沒有產生過一點罪惡似的。在這樣的天空，正是夢可以自在飛行的地方。浩如，我會做那樣的夢，夢見你騎着馬，帶着部隊，一直衝上去，衝過徐州，衝過南京，衝過上海。我會夢見你凱旋歸來，中華民族的女兒都把鮮花獻在你面前。我會夢見我自己站在頂高頂高的山上，從那兒一逕飛下來。我還會作許

多許多的夢。人生原不過是一個夢，我既然有機會作好的夢，還不可以滿足嗎。你到部隊裏去罷。你的勇敢，就是你妻子的榮譽。

陸浩如　（稍歇）好罷，我先去一趟，找團長營長商議，總得讓他們給我找一個機會來安頓你。

諸畹秋　不要想我，要想你的同胞，你的國家。你現在是祖國的人，不是家裏的人了。

周　媽　你不能就這麼走，先生！

陸浩如　我找機會再回來，也許就在今晚。

諸畹秋　您還是這麼留戀嗎？

陸浩如　看見你病得這個樣子，我怎麼能夠放心。

諸畹秋　哎，想不到我這麼一個殘廢人，到成了累贅了。（走過來一直站到他面前。）浩如——好，你去罷！（走開，再

到洋台邊。）我自有法子安頓我自己的。

陸浩如　要是來得及，我今晚大概可以回來。

諸曉秋　千萬不要！應該把打仗的事看得比家事重。（少間）你走的時候，我會站在這個洋台上，望着你走得遠遠的——那時候我們說一聲再會——

陸浩如　曉秋！

諸曉秋　我的心永遠跟着你在前線上。

陸浩如　曉秋！

諸曉秋　我時時在夢裏看得見你。

陸浩如　（走過去，只離兩三步）曉秋！

諸曉秋　（轉過身子，低頭不語。）

陸浩如　我去了，曉秋！

（陸浩如走了，他在門口略一躊躇，然後決心下。）

諸曉秋　周媽，你送先生下去，告訴他今曉上千萬不要回來。

周　媽　太太——

諸曉秋　你去呀，告訴他千萬不要再回來。快去！

（周媽下，諸曉秋走到洋台上。）

諸曉秋　他出門了，他上馬了，再見！他走了。哦，他回頭望，他留戀着不肯上前線呢。我這麼一個殘廢人，哦！（高聲）浩如，慢點走，我來送你了！（她驟然從樓上跳了下去，一聲笨重的墜物之聲，接着是周媽大叫——）

——幕下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

征夫行

實價一角二分

著作人　向培良

發行者　教育部第一巡迴戲劇教育隊

印刷者　衡陽正中日報印刷所

版權所有　不許翻印

戲劇